金鋼鑽報

定報價目

每日出一張增刊無定期

中國一年四元半年二元半年一元半年一角半年一角半年一角

請吳天子玉改名金鋼鑽

（倉源）

光就南北兩位大將的名字上看起來，吳子之「玉」，已經不是將分之「石」的對了，怪不得一路背駡，吳子玉便要接二連一的大吃敗仗，報載吳子玉深通卜筮，酷信陰陽，對於相極忌諱，非常留意，所以「玉」，所以還可以和那塊「石」碰上一碰，倘然他的名字叫了子「卵」，那末以「卵」碰「石」，簡直要弄得一敗塗地了，

有人說道，照你這樣講，吳子「玉」倘然改名吳子「鐵」，以鐵攻石，當然石不敢鐵，那末將介石，定要吃敗仗了，我說鐵和石相去不遠，不見得鐵便能勝石，世界上的東西，要算金鋼鑽，最為堅利，依我的意思，吳大帥簡直可以改名金鋼鑽，那末兵鋒所指，無堅不破，管教那位將介之石，定要望風而靡，不知吳大帥可願意不願意，有人說金鋼鑽三個字太多費，而且像個女伶的名字，不像個大將，我說吳大帥倘號叫做王姑娘，王姑娘三個字何等奢艷，比了金鋼鑽可也差不多呀，況且本帥剛剛了個金鋼鑽的名字，請教張藩屏上，可見迫三個字是很吉利的，難道吳大帥還不贊成嗎，吳大帥呀，你要改名，快快請早，別被那將介石搶了先去，呀章，以「玉」碰鑽，那末與的精粗一要斯呢，

春明一塵

（滬）自村京奇

▲鳳鳴梅大賣風騷

鳳鳴梅此次來京，下榻於六國飯店九十二號，門廊車馬喧闐，其熱鬧不減八埠南旋，出演新民之第四夜，不知何來如許裝體像片，分所觀衆，喜

新粵曲（耐梳）

你的滾伙是七拾二個袁世凱。
天下聞名。
我這滾伙是小大由之。
可以隨你的心。
我倘不看在五千金頭的面上。
實在為是生意經。

喜氣騰，不難被圍參觀，於是彩聲雷動，金聲翻鳳梅之騷，不在骨而在肉，專聞於警察總監李君，有將伊驅逐之說，聞新人綴蝶，始發警事，現聞新聞自二十三日起，將續演三天，者言新梅果能從容演此風騷否也，

名伶紅情軒老近影

潘雪艷撐起門楣

（下）

（傳真室主）

潘雪艷，雪斯花貌，歌喉婉轉，雅似子昔年之一人，故每專倩女弟陸如佳，潘雪艷，雪斯花貌，歌喉婉轉，雅似子昔年之一人，故每專倩女弟陸如佳也，如如之，是必為家庭之所羅，如如，大可人意，果予男也必妻之，如如，宗兄樂軍先生，乃山人之親雪殿英，非曹三之金鋼銀編也，一時多聚但之，雪殿英，只前為公召赴蚌埠，自鳴雪以至於出殯，絕無事蓋說，為義女小開伶倒，雪殿英，本不匱，已為主婚者，所許之矣，毋庸複述，于獨念潘氏，自以來，數年中，豈遂無名媒間秀，足以風世勵俗，見諸史乘稗官者，乃保詠，嘆聞古今小說之大王也，而獨不幸婚姻之者，不可向選，予恒為之不平，老友才子，孟鳴酒後，慷慨花間，有不知面還及之者，莫不拂耳疾驅而去，孟老友亦柴鄭世弟之苦衷也，今海上有名伶孝女之潘雪艷出，陸為在仁仲調，撐起門楣，孟老友叶氣揚眉之時眉來，因即加急去電道賀，並促其迅來一敘，示能一聆雅奏，想得會後，定必眉飛色舞，歡段而來矣，嗟，詠潘其艷歌，果客歲是蛇江，隨某輪沉於不幸者，曾不衝擊海底，今秋安得潘大之快意事，又反人抄示雪艷歷史一聯，亦經脫，並寄之以實香贈，

天門高陽向雲殿輪今生如夢如癡最樂元夜春燈鎖明珠以照乘

志風

雪艷桃

蓉蓉小姐消磨士林提起閒愁閒恨閒殺情秋寒雨託遺響於

傳之言曰，余以某介，入此傳敷月耳，其間事不可知，但知小開與四、初四日日一會，近稍疏隔，然間三日會，每夜必合歸，四來以別有所欲，須按時前往應卯，又以在滬觀劇多，大概一會，會後上畫不下夜，緣小開要徐，公寶琳（即方寶鈞緣記之主人婆

事，思為亡羊之補，關然湛藍，每夜奧微，果客歲是蛇江，隨某輪沉於不幸者，曾不衝擊海底，今秋安得潘大之快意事，又反人抄示雪艷歷史一聯，亦經脫，並寄之以實香贈，

天門高陽向雲殿輪今生如夢如癡最樂元夜春燈鎖明珠以照乘

志風

雪艷桃

蓉蓉小姐消磨士林提起閒愁閒恨閒殺情秋寒雨託遺響於

小開開刀記

（傳真室主）

續言曰，汝輩無聊，事已至此，惟有隨我行耳，內詢何事見拘，諸人厲聲曰，但問小開，有多大用子，奸佞人婦，鄙應何等，四至是假惺惺急，顧仍於持不稍讓容態，徐語來曰，諸位既為公寶，以大嫌不容，早經脫離